

千年王安石

郁于上闻，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？何嘉气之久不效也！应中外文武臣僚，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，朕将亲览，考求其当，以辅政理。三事大夫，其务悉心交做，成朕志焉。

大灾之年，皇帝下诏罪己，原也不甚稀奇。不过，对于变法与反变法两大势力缠斗已经超过五年的北宋政坛而言，这道诏书，让人们忍不住推测：安石是否要“凉”？新法是否要“凉”？

接下来的几天，朝廷又连续发布了一系列免税、减刑、以工代赈等救灾措施，并暂停成都置市易务的计划，暂停受灾各路推行方田法、保甲法的进程，同时加大力度，祈祷郊庙社稷、宫观寺庙。

四月六日，汴京城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。

司马光、滕甫等相继应诏上书，奏陈天变之不应忽视，新法之必须废除了；

曹太皇太后、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“王安石乱天下”了；

皇帝的确在动摇，同时，亦怀深切的不舍。当年四月中旬，面对王安石的请辞，神宗屡次挽留无果，终于罢免了其宰相职务，改任观文殿大学士、知江宁府，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径授吏部尚书之衔。

接替王安石的，是他的老助手，副相吕惠卿。

但是，一年都不到的时间，神宗又把安石召回了。

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熙宁八年（1075）二月的安石，还是从前那个桀骜不驯的王相公吗？

不管安石是不是，“上与安石如一人”的光辉岁月，业已一去不返了。

熙宁九年（1076）六月，神宗在西夏问题上的表现，让王安石痛苦地察觉，皇帝放弃了武力征取的筹划。这代表过去几年招讨西蕃诸部的成功，只成为徒劳和浪费事体，全然失去其战略意义。

紧接着，“福建子”吕惠卿（最怕“王既至，吕何用”，“福建子”是被背叛的安石后来气愤难忍下的“地域黑”）对着神宗



宋神宗像（1048-1085）。

表演了插刀技能。“王安石尽弃素学，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，以至潜翊胁持，蔽贤党奸，移怒行狠，犯命矫令，罔上要君。”

二十九日，安石的儿子王雱病卒。雱自幼敏悟，才高志远，一贯支持父亲，为确立变法的理论依据，参与修撰《三经新义》（重新注释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）。安石大恸。

宏伟战略设想彻底破灭，爱子一瞑不视，非从政坛脱身不可了。

十月，王安石第二次罢相，回到江宁。

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熙宁八年（1075）二月的安石，还是从前那个桀骜不驯的王相公吗？不管安石是不是，“上与安石如一人”的光辉岁月，业已一去不返了。